

我家的“国防三件套”

■ 卫嘉琪

我的书桌抽屉里,藏着三件宝贝:爷爷的旧军号、爸爸的雷达模型,还有我亲手做的无人机。妈妈说这是我们家的“国防三件套”,就像一棵树上的三个枝丫,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。

爷爷的军号是黄铜的,表面坑坑洼洼,号嘴被磨得发亮。他总说这是1951年的春天,部队奖励给他的。“那时我才16岁,跟你现在差不多大,每天天不亮就吹号叫醒战友,号声能把山头的露水都震下来。”爷爷擦军号的时候,眼神特别亮,“有次打伏击,我吹冲锋号把嘴唇都吹破了,血滴在号上,可听着战友们喊着冲上去,一点都不觉得疼。”

爸爸的雷达模型是他上初中时做的,用硬纸板和铁丝拼的,天线还能转动。他说自己小时候最爱看军事纪录片,看到雷达兵在屏幕上捕捉信号,觉得特别神奇。“那时候就想,长大了要造真正的雷达,让祖国的天空没有盲区。”现在爸爸是电子工程师,真的参与过雷达研发,他总说:“你爷爷用号声传递信号,我们用雷达监测天空,都是在守护同一片土地。”

受到今年居委会“国防科技讲座”启发,我想做一架能“干活”的无人机。我在网上找教程,把爸爸的旧电路板拆下来用,周末泡在实验室,手指被焊锡烫出好几个泡。第二个月,“小卫士1号”诞生了。上个月,居委会组织“老兵故事会”,我带着无人机去了。92岁的张爷爷讲起1945年的夏天,他和战友们用扁担挑着弹药送往前线,路上遇到敌机轰炸,一个比他小的战士把他推开,自己却……说到这里,张爷爷说不下去了。我操控着无人机,在会场上方缓缓展开一面小国旗,红色的旗面在阳光下特别鲜艳。张爷爷擦干眼泪,指着无人机说:“好啊!好啊!当年我们靠腿跑,现在你们靠机器飞,一代比一代强!”

现在,我的“小卫士1号”就摆在爷爷的军号和爸爸的雷达模型旁边。阳光照进来,三件东西的影子连在一起,像一条向前延伸的线。我常想,所谓奋斗志向,就是一代又一代人,把“守护祖国”这四个字,变成自己每天都在做的事。我们的青春,就像这无人机的螺旋桨,只要不停转动,就一定能带着梦想和希望,飞向更远、更美的天空。

深蓝航迹里的青春答卷

■ 张烈

站在军舰甲板上,南海的风裹着咸湿气息扑面而来。从驾驶室远眺,海面有美军航母的轮廓,编队驱逐舰垂发系统的盖板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——这是我在南海舰队服役执行任务的画面。

2020年远赴亚丁湾期间,我在舰上图书馆读《海军抗战史》。1937年“中山舰”在长江遭日机轰炸,官兵们用步枪对空射击的场景,与我眼前的“海红旗”系列防空导弹形成了震撼的时空对话。穿越马六甲海峡时,航线与1942年中国远征军撤退航道部分重合。航海长说:“当年戴安澜将军的部队就是从这里西撤,很多战士连军舰都没见过,却用血肉之躯挡住了侵略者的步伐。”

两次跨越赤道航行,让我读懂“百折不挠”。2019年底,补给舰在夏威夷群岛海域遭遇强风。涌浪抬升舰体十余米,二级军士长李班长还跪在机舱地上检修管路,他说:当年前辈们用帆船和大刀都能打游击,咱们这万吨巨轮还能被风浪吓倒?

抚过左胸浪花纹章,总会想起八十年前挺立在血与火中的身影。当军舰驶过巴士海峡时,那是对1945年中国海军接收台湾时航线的呼应;当航母舰载机在太平洋完成起降训练时,那是对甲午海战中沉没战舰的告慰。我的军旅生涯累计12万海里航程,航时总计超10000小时,每一次装备的升级,每一次岛链突破,都是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。舰长说:“我们现在守护的不只是航道,更是十四亿人的和平发展权。”从长江抗日到亚丁湾护航,变的是时空坐标,不变的是中国军人对民族、对人类的责任担当。

暮色中的军港,战舰如林。进入退伍倒计时的我站在舷梯上,年轻的新兵正擦拭舰炮,他们眼中的光芒,和我刚入伍时一样。远处的城市里,万家灯火映照下,处处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抗战烽烟早已散尽,但那些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、民族气节、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,正通过我们的军舰、我们的航迹,在新时代的深蓝中续写新篇章。当我们的舰艇再次起航时,每一朵浪花都在诉说:这盛世如先烈所愿,而我们正用青春和热血,为民族复兴筑牢海上长城。

2025年上海市“爱我国防”主题征文

八十年前,烽火映照山河,十四载血泪铸就民族脊梁;八十年后,纸墨赓续精神,万千言赤忱激荡时代回响。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,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携手多方力量,以“爱我国防”之名,向全社会发出跨越时空的征文邀约。一篇篇带着体温的文字破空而来:有穿越硝烟的战地家书,有戍边将士的星空日记;有学者对全民国防的哲学叩问,有少年用热血描摹的英雄图谱……跃然纸上的不仅是历史的倒影,更是精神的火种——它们在字里行间闪耀,照亮新时代国防教育的漫漫长路。当昨日的烽燧与今天的星光在此相遇,让我们透过铅字的厚度,触摸那个永恒的真理:国之安宁,系于每个人心中的长城。更多优秀作品,静候扫码开启。



1945★2025



老兵不死

■ 方毓强

1937年10月,“八百壮士”死守上海四行仓库,威震世界。2005年8月,90岁的幸存者周福其来沪参加淞沪会战68周年纪念活动。我随行陪同,临别时约定春节再会,并商谈接他来沪养老之事。

次年1月,我赶到湖北通城县周家屋村,惊悉周老已在前去世。悲痛中,我到他的新坟祭奠。周福其当年是第88师524团一员,在谢晋元率部撤守四行仓库时,曾与战友持轻机枪殿后阻击日军,后部队退入租界“孤军营”。1941年日军侵占租界后,他与战友被押往南京、安徽等地做苦力。1943年,他与战友卢鸿信夺得日军机枪,率百余人成功脱逃。战后,他不愿打内战,返乡以采药为生。

2005年陪同周福其赴沪的,是已故战友胡梦生的孙子胡志全。通过他,我采访了胡梦生的遗孀尚凤英。她回忆,1943年,被日军押在南京做苦力的胡梦生逃到尚家,为掩护他取得良民证,父亲将她嫁给胡梦生。尚奶奶还给我唱起“八百壮士歌”,慷慨激昂!

“八百壮士”(实为400余人,为迷惑日军宣称800人)中,有200多名通城战士,因此通城有“八百壮士之乡”之称。我查阅当地档案,一份1947年的档案里记有49位通城籍“八百壮士”的姓名与事迹,如卢鸿信与周福其一同夺枪逃脱;万连卿从南京集中营逃走,后编入中国远征军开赴滇缅战场……痛心的是,其余100多位通城籍“八百壮士”连名字都未能留下。我获悉,1991年咸宁学院历史系丁一教授曾带学生到通城,寻访在世老兵,立即前往拜访,丁教授从箱底找出当年所做的厚厚口述史资料,欲赠予我。我深感其珍贵与沉重,但思虑再三,建议资料仍由教授保管,以便后世研究者查找。

2015年,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开馆,尚凤英、丁一等人应邀出席。丁教授说,口述史资料已全部捐给纪念馆。欣慰的是,周福其、胡梦生等通城籍老兵的名字,现都高挂在纪念馆的展板上,受到无数观众的敬仰。时光易逝,老兵不死!

风中有座刘老庄

■ 金凡

2003年,我首次赶赴刘老庄。那年正值“刘老庄战役”六十周年。我刚考入上海财经大学,作为沪苏浙大学生记者团一员,前来祭奠。

1943年,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。3月18日,千余日军扑向刘老庄,庄内众多百姓来不及转移。新四军十九团四连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,就地顽强阻击。他们依托交通沟,打退日军多次冲锋,顶住六小时炮击,毙伤敌军约400人。弹药耗尽后,战士与敌人拼刺刀,最终全部壮烈牺牲,无一投降。战后,乡亲强忍悲痛收殓烈士遗体,建成了“刘老庄八十二壮士墓”。

60年以后,当年刘老庄村民的后代繁衍至2000多人,陵园也成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2013年,我重访刘老庄。此地因新的风云故事再度引人注目。2002年,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开工。2005年,南水北调工程的输水渠道需经过刘老庄,烈士陵园面临搬迁。建设指挥部把决定权交给了刘老庄的2000多人。

村委召开会议,民主表决,全村沸腾。乡亲们表示,当年牺牲的战士为保护我们牺牲,早就是刘老庄人。没有当年的82人,就没有当下的刘老庄。

村里派出17名代表向指挥部请愿,反对搬迁。三周后,指挥部艰难决定,修改方案,绕道20公里,但国家需为此多投入20亿元。

消息传来,全村人沉默了。一个暴雨清晨,17名代表再度出现在指挥部的门口:“刘老庄想通了。活着的人搬,带着地下沉睡的亲人们,一起搬!”

烈士陵园搬迁后,国家下拨预算,刘老庄人整合周边陵园,改建为新陵园,让烈士得到妥善安置。2013年工程竣工时,陵园已庄严落成。

这段往事印证了中国强大的根源。上有国家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担当与效率,下有基层民主凝聚的民心与共识。两种力量如齿轮紧密啮合,协调发力,迸发巨大能量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我们曾因落后而挨打,正是无数烈士付出了生命,掩护了人民。刘老庄始终醒着,见证着民主改革的每一步。人民有信仰,国家有力量,民族有希望。

虹口记忆

■ 阮平勇

在虹口工作30年,大柏树是我每日必经之地。这地名背后,藏着一段往事。

“大柏树”曾唤作“大八寺”。1932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,日军联队长林大八被击毙后,日军以其名命名此地为“大八辻”,后国人称之为“大八寺”。上世纪80年代,这个带有屈辱印记的名字被“大柏树”取代。地名虽改,抗争的历史却烙印于此。

我曾在鲁迅公园附近工作。一位老医生告诉我,1932年4月29日,韩国义士尹奉吉在中国抗日志士的协助下,携炸弹潜入日军庆典,炸死日军司令白川义则。

冬日梅园,梅花傲雪绽放,纪念着牺牲的义士。几名韩国留学生交谈着走过,与这段跨越国界的英勇历史形成奇妙呼应。

从鲁迅公园南望,可见四川北路2121号——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。这幢形似军舰的建筑,建于1924年,1933年成为日本侵略军在沪的“永久性大本营”。如今,时有年轻人说笑着从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走来,历史与现实在此交织。

后因工作调动,我常去当时位于提篮桥监狱边上的虹口疾控中心。提篮桥监狱这座“远东第一监狱”,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关押、审判日本战犯之地。1946至1948年,上百名日本战犯被关押在此,至少有13人在这里被处决。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也曾关押于此,后被押至南京受审。

脚下这片土地,曾是抗战的烽火前沿。八字桥上的激战、淞沪铁路旁李白烈士的电波、西本愿寺、海军武官府……这些街巷里的历史痕迹,如同无声的证人,诉说着民族的苦难与荣光。

这些散落在虹口的历史碎片,构成了我的精神地图。看到年轻人在梅园拍照留念,在旧址前驻足沉思,便觉历史从未远去。抗战胜利八十载,我们铭记历史,不是为了延续仇恨,而是为了守护和平,加强国防力量,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,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大地。